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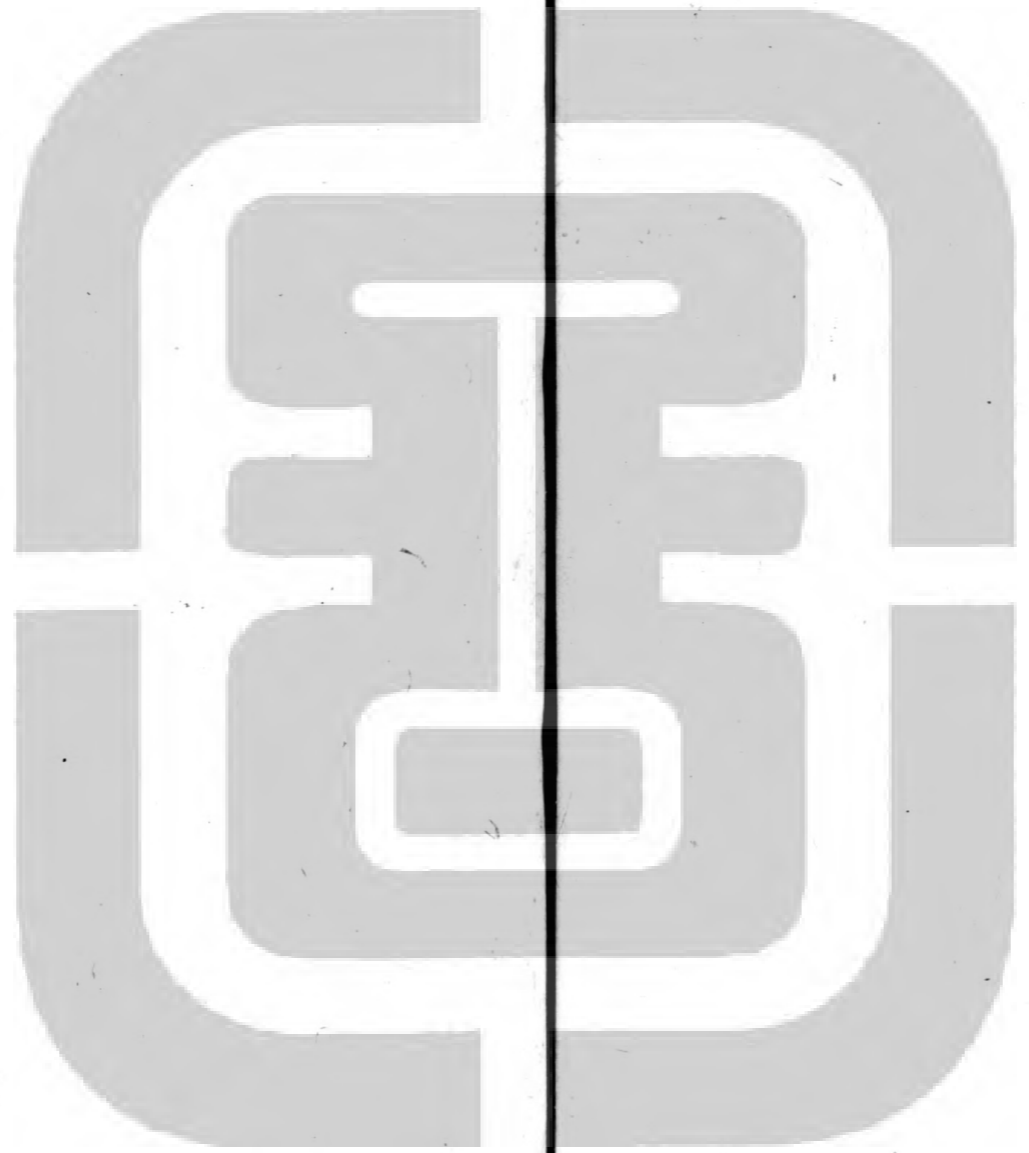
國語解

晉語四至九
鄭語



校宋本國語

惠松崖評閱
三冊



國語第十 司語四

揚世

朱文

朱文

朱文

朱文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四

韋氏解

協卿

朱文

文公在翟十二年

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也避驪姬之難魯倍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

翟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翟十二年

狐偃曰日吾來此也

狐偃文公舅子犯也

日往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

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

吾日奔

而易達

達至也

困而有資

資財也

休以擇利可以戾也

息休也

也戾也

今戾久矣戾久將底

底止也

底箸滯淫

箸附也滯廢也淫久

國語

晉語四第一

寺禮堂

申廣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塊而載之遂適齊齊侯

妻之甚善焉桓公以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匹也將

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相公卒在齊一年

而相孝公即位孝公相公子昭也即位在魯僖十八年諸侯畔齊子犯

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國也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

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也與從者謀於桑下

從者趙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

殺之殺之以滅口也時諸侯畔齊璜又欲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

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

貳貳疑也貳無成命疑則不天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也上帝天也女謂武王也言天臨護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先王其知

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疑故卒有天下子去晉難而極

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

殺死惠公無親內外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

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天予不取

故必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也莘莘衆多也征行也懷私為每懷

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輒懷私將無所及風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

陸校本馬作匹

此出

風蚤也行道也皇暇也也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

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求及時也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

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西方謂周也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

安自安也皆謂周也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

畏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也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

也昔管敬仲有言妾聞之敬仲夷吾字也曰畏威如疾民

之上也畏威如長疾病此民之上行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

流行此民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

之下行乃能威民言能畏上乃能威下威在民上弗畏有刑

能威民故在人上去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去

不去畏威則有刑罪威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去

遠言不能威其在辟也吾從中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

避罪故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從其畏人此大夫管仲

之所以紀綱齊國禪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

不亦難乎禪補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

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重耳得君

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濟成也敗不可處

敗謂齊也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

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

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

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

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

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

晉之興也其子之
晉史記之其壯子
知之

說文曰時嘉善也

曰十篇上
據世本
影宋
校本
同
積善成德故
之建

商殷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陶
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
之故商主大火實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
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替史知今未半也自唐叔
十四世故亂不長世有平時也公子唯子子必有

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

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

狼爭食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若克有成公子無

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無亦不亦也柔偃之肉腥臊

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

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燮也虞備也是歲魯

僖十八年冬邢人鬪人伐衛圍苑圃文公師于訾婁

以退之故甯莊子言於公莊子衛正卿穆仲曰夫禮

不能禮焉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善德之建

也建立也言能善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

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

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

三德矣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臣故

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

下昭

臣故

下昭

下昭

詩禮堂

長出

述影本

一穆故康叔為文昭唐叔為武穆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也天胙將

在武族族嗣也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

也聚財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肩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

也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脩其德鎮

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

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

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也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駢并也止其舍

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謀候也微薄迫也僖負羈之妻

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

也左傳云曹昭公之子曹伯襄也

僖為宋本分嘉靖本作殽也

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

首誅也子益蚤自貳焉貳猶別也僖負羈餼殽實璧焉餼食

日殽實置也公子受殽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

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

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

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榦也榦榦也禮賓於

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

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國以為親親係以官相

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也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

內傳云曹叔振錚也此則振為子錚為子也

也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
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也亡奔卿材

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而君蔑之是不明賢

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

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

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

糞土以毀三常三常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也失位而闕聚是之不

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自曹與

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說好公孫固言於

夙影

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之子茲父也長幼從幼至長也而好

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長兄事之狐偃

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第

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君獻公戎御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

戎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狐射姑大師賈季也公族

姬姓也食邑於賈字季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

則容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至成人也始有禮矣樹於有禮

必有艾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三章也

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降有禮之謂也降甚疾故其聖敬之道日升聞於天

賈佗則是一公
說非也

於有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

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叔詹諫曰臣聞之

夫親有天。有天夫用前訓。前訓先禮兄弟資窮困。

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啓關

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蕃狐氏出自唐叔。

叔與晉同祖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

成而僑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僑才也

久約而無釁一也。釁取同出九人。唯重耳在。

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晉侯曰載其怨外

內棄之。載成重耳曰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

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也作生也。高山

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

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之子滑突也文侯晉

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

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三胙謂成而僑才晉

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

心之。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

國語

晉語四第...

...

...

...

...

王之遺命又使相起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

窮困車周歷諸國遭離阨困回棄此四者以徼天禍

無乃不可乎微要也四者有天君其圖之弗聽叔詹

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

也無成謂死也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為成也蕃滋稷不

為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

稷得稷唯在所樹言禍福亦猶是也若不禮重耳公

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

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頹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

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所享

饗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簋醢醢百公子欲辭不敢子

有二十鬯禾五十車芻薪倍禾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亡人而國薦之

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之非敵而君設之非體敵而設非天誰

啟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

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

多也子女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也翡翠孔

美女也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

報波流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曰四夷之大國

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

國語 晉語四第一 九

原其避君三舍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

過三舍禮也若不獲命不獲楚還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

以與君周旋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橐鞬矢房鞬弓

曰請殺晉公子子玉楚若敖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弗殺而反晉國必

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我德不脩也我之

不德殺之何為天之旵楚誰能懼之楚不可旵冀州

之士其無令君乎晉在冀州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敏達也文有文

也章約而不諂在約困之中而辭不諂屈也三材傳之天旵之矣狐

質也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

曹風候人之三章也媾厚於其籬也郵過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

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子圉也為質於秦于魯僖二十二年逃歸

秦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也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為懷公故曰懷嬴與焉與

為勝也嬴與焉與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婚禮媾入于室媵御奉匭

盥揮灑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

服囚命懼嬴之訴降服徹上服秦伯見公子曰寡人

則請止狐偃謂止

則請止狐偃謂止

則請止狐偃謂止

則請止狐偃謂止

則請止狐偃謂止

則請止狐偃謂止

則請止狐偃謂止

畏而山之而思踐秦
度言重耳曰晉國
宋即楚也至丁未
是時晉兵已見也
乘車三馬而前
弟曹詩人曰
作也

設郵謂效曹詩
之也

懷嬴與焉與
稱嬴為媵
臣論曰媵姓張
士也

十卷三行注假人黃本厚作時時黃以假人書眉注曰景字幸假

原其避君三舍

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

過三舍若不獲命

不獲楚還

其左執鞭弭右屬纛鞬

以與君周旋

鞭所以擊馬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弢也言以禮避君君不旋乃敢左執弭右屬手於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

令尹子玉

曰請殺晉公子

子玉楚若敖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

弗殺而反晉國必

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

我德不脩也

我之

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

之士其無令君乎

晉在冀州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

敏達也文有文

章約而不諂

在約困之中而辭不諂屈也

三材傳之天胙之矣

狐謂

畏南山之雨恐踐秦
庭言重耳且帶臣
宋即楚而王于王
是時晉兵公利而
以王之見之也
乘新三日而請之
華專許人而王耳
師也

趙賈三人也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

留為質也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

曹風候人之三章也媾厚於其籬也郵過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

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子圉也為質於秦于魯僖二十二年逃歸

秦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也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嬴與焉與嬴與焉與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婚禮嫡入于室媵御奉匭

盥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

服囚命懼嬴之訴降服徹上服秦伯見公子曰寡人

臣論曰美性張

懷嬴後為秦嬴
稱嬴為後晉
士心

致謂效曹六公
之惡也

文公後又收夫人之職氏
辰贏以事二君故班在
九人
當云欲愛公子

晉臣勸重耳歸懷
意非也若其所以
必上目三情之與不可
廢也
妻德最

十二姓四母所生
孫廣曰帝少昊也
德有二十五人其
二人曰姬姬言作
十一人為十一姓
印已昭哉任荀屋
姑嫁之也餘十
二姓德薄之說

之適此為才適也子圉之辱備嬪嬙焉辱質於秦時嬪嬙婦

也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婚懼以為

非有此則無它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

五正禮致之而令與於公子有辱寡人之罪辱謂降服也言

寡人不備禮故令公子唯命是聽進退此女命公子欲

辭嫌於骨肉相取已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季子

夫胥臣曰季也後為司空賈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

也昭謂同姓為兄弟謂同父而生得姓同者乃為兄

弟以言惠公重耳其姓不則黃帝之子二十五人

子圉道路之人可以娶其姓黃帝之子二十五人

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已姓與二人

與同德故俱為已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

陽金天氏帝少昊也青陽方雷西陵氏之姓也彤魚國名帝繫曰

魚氏之甥也黃帝取於西陵氏之子曰纍祖實生青

甥雷纍聲同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

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云繼別為小宗非也繼別為大宗別子

之庶孫乃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得姓以德居

也謂十四人而二人為姬西祁已滕葺任荀僖姑儂

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二

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德同德之難也如是言德自黃

及黃帝同姓為姬也昔少典取于有嬌氏生黃帝炎帝賈侍中云少

是也如昔少典取于有嬌氏生黃帝炎帝典黃帝炎帝

之先有蟠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炎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內傳高陽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謂所生長以成功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濟當為擠擠滅也傳曰黃帝戰于阪泉是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謂有屬名也相及相嫁取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其類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也是故取

此必有本心以之書不可不深究也

與同德故俱為已姓青陽金天氏帝少昊也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形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也形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取於西陵氏之子曰纁祖實生青陽姊妹之子曰雷纁聲同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云繼別為小宗非也繼別為大宗別子之庶孫乃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得姓以德居為小宗耳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也謂十四人而二人為姬西祁已滕葳任荀僖姑儂姬二人為已故十二姓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五宗唯青陽與倉林德及黃帝同姓為姬也同德之難也如是言德自黃也如昔少典取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與黃帝炎帝

命編修撰曰案上文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黃帝之子不應有兩青陽疑此文當云惟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蓋黃帝姬姓倉林亦姬姓故云皆焉上云其得

是也如昔少典取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與黃帝炎帝

姓者十四人為三姓四字乃三字之誤司馬貞史記家隱引此文謂舊解破四為三是也因其下增出青陽於是十三姓中已姓者二姬姓者二而十三人誤為十四人矣不知文明云其同姓者二人而已若已姓者二姬姓者二則當云同姓者四人於事方合安得云三人乎

國語 晉語四第... 之先有蟠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炎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內傳高陽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得之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謂所生長以成也 功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 濟當為擠擠滅也傳曰黃帝戰于阪泉是也 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 重耳之舅故又言此以勸之也近謂有屬名也相及相嫁取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 畏類其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也毓生是故取妻

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 合姓合義

婚姻遇合義 以德義相親 義以道利 有義則利隨之 利以阜姓 阜厚也 姓利

相更成而不遷 更續也遷離散也 乃能攝固保其土房 攝持也保

守也房 居也 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 言德姓異也 取其所棄

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

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 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奚齊卓子死秦伯

欲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為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圉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召而殺之故重耳子謂子餘曰何如 子餘趙衰字 對曰禮志有之曰

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 必先有以欲人之愛已也

國語 晉語四第... 十二

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

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今將婚媾以從

秦重婚曰媾從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聽從以德之

使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

歸女納幣更成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

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

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耻也言此為

復中不勝貌耻也勝當為稱中不稱華而不實耻也

孔晁曰婦媾也

燕享異日飯禮之

秦 影 下畫曰

有華色而不度而施耻也不度已力施而不濟耻也

無實事耻門不閉不可以封五耻之門不閉塞者不非

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耻之二三子敬乎敬

五明日燕秦伯賦采叔采叔五章屬小雅王賜諸侯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秦伯降辭

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

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

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芄芄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

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

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君若昭先君之榮

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公討西戎有功賜爵為伯有榮耀也

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載祀也使主

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從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

用使征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

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

章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伯穆姬不寐以

未反而秦姬卒言已念傷亡人思成公子也公子

賦河水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秦伯賦

劉梅所... 嘉家本此作所以 在上者係誤改

六月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

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第二章曰以佐天

子其第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子餘使公子

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也

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

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稱舉也公子親筮

之曰尚有晉國著曰筮尚上也命筮之得貞屯悔豫

皆入也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

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

曰皆入謂爻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

爻無為也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為也司空季子曰

本卦曰貞之卦曰悔... 筮史占之皆曰不吉

後漢書劉桓傳曰
帝詰吏由趨相之旨
曰由從也同所從也
也趨向也向意所向
為何如也猶趨正業
時之語也人明此言
以水為車此說非之
也上既坤下
坎為象二坎亦成水
也上既坤下
為約象
二至四為
坎為象二坎亦成水
也上既坤下

示主器故曰主
一曰初為卦主故曰主
乾初九平印也坤
為象為順象順于元
乾中氣通卦主也
初九得五故曰利貞

國語 晉語 詩禮堂

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

利建侯行師吉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

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猶務

也趨震車也易坤為大車震為動為雷今云車坎水也

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雷也

偏外內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泉原以資之

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豫三至五

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

也應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易以坤為眾坎為

云主雷與車內為而尚水與眾坎象皆在上車有震

武也震威也車聲軒眾而順文也坤為眾為順為文

歸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其繇曰元亨利貞

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

子則利建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為主震為長男為

元善之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眾順服善故內

有震雷故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

也幹車上水下必伯車震也水坎也車動而上威也水

也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

也

水子變改為晉侯故參為晉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當歲星在實沈之虛故無不成

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

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辰

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商丘祀大火辰

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成善謂辰為農祥周先

道相視也謂視農祥以戒農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

事封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

穀之滋必有晉國瞽史記云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

將繼續其先祖如穀言嗣續其祖明越同也言晉子孫

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入

筮為侯泰三至五震為侯陰爻不動其數曰是謂天

皆入故得泰之入與貞屯悔豫皆入義同地配亨小往大來

陽下陰升故曰配亨陽在外為小往陽在內為

大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

祥也辰大火也參伐也而天之紀也所以大紀天

火為大辰伐亦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

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桑泉皆降三者皆

召其長也晉人懼懷公奔高粱高粱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

軍于廬柳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秦伯使公子繫

如師告曉師退次于郇郇晉地辛丑狐偃及秦晉

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

河上公入而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戊

曰影宋午
嘉靖本同

此夏商錄

古訓作司以相似

書

刑罰也即周官三

申刺懷公于高梁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勃鞞寺人披也伐蒲城在魯僖五年

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袪袂也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

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內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困予于蒲

城斬予衣袂又為惠公從予于渭濱濱涯也重耳在渭濱勃鞞為

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而至若汝也若

干二命以求殺予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予於伯楚屢困何舊

怨也伯楚勃鞞字也屢數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

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為臣之道也入返國也猶未之

知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也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

不易是謂君易反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

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予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

為蒲人翟人耳二君之所惡也于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

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翟者乎伊

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也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

甲改過伊尹復管仲賊相公而卒以為侯伯賊謂為子糾射

相公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相鉤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

各鉤帶鉤近於祛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手佐相以終

寺禮堂

克 影字存
嘉靖本缺此
補

面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也。惡其所好。

其能久矣。言已忠臣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為君乎。君實不能明訓而

棄民主。棄為民王之道。予臯戾之人也。又何患焉。勃鞞闞士故曰臯戾。

之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偏悔納

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逼害故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已丑

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為二月晦。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

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遽疾也。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

惡心也。惡心，心惡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

公懼，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駟，傳也。自從也。下道也。脫會，遁行。

潛逃之言也。王城，秦河上邑。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

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

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

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

見也。從者為羈，繼之僕。馬曰：羈，犬曰繼。言二者臣僕之役也。居者為社

稷之守，何必臯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眾矣。謁者

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與高則壞也。非也。

國語 晉語四第 十九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文公元年冬也襄王周惠王之子昭

叔襄王弟大叔帶也是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襄王以為為太子又娶于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

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于襄王之后

翟羅王廢隗氏翟人伐周故襄王避之于汜汜地名

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王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鄆父告秦子犯曰民

親而未知義也親親君也未知義故未和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

使知尊上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何以求

諸侯無以為諸侯盟主不能脩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

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晉文侯仇也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圭瓚秬鬯武

重耳之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此在

本誓

納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

道二邑戎翟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二軍左

東行曰下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隰城皆

陽樊周邑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

于郊成周周東都王饗醴命公胙侑饗設饗禮也傳

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公請隧弗許三

肉也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曰王章也天子與諸侯異物

云隧王之葬禮昭謂隧曰王章也章表也所以表明

不可以二王國無無若政何無以為賜公南陽陽樊

溫原州陘絺鉏櫟茅之田八邑周之陽人不服不肯

語

國語 晉語 卷之四 禮堂

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君補王闕以順

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為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

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

之師旅典法也旅眾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眾樊仲之官守

焉樊仲宣王臣仲山甫也食采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

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也敢私布之

於吏布陳也吏軍吏也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出降

也原不服文公伐原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

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也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諜間

候也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

所庇也不可失也庇蔭也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盟門

原地也請降退一舍而請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也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

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

又伐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

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降楚與我絕也告楚則不許

我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

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為怨主也謂激齊秦使之惡

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

藉之告楚藉與齊秦之勢使請宋於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

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

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

用用齊秦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衛侯欲與楚國人

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令尹子玉使

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釋解也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

之愠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也

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眾無乃彊乎不許

釋宋宋降于楚其眾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

三曹衛也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

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圖圖復曹

衛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師

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時楚王避文公之德還於

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老

也圍宋久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言在楚時許退三舍偃也

聞之戰鬪直為壯曲為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鬪士眾晉曲秦直故能敗晉

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也其眾莫不生氣不

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

楚楚眾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眾大敗城濮

衛地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子犯也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理賈侍中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唐

尚書云誅曹觀狀之臯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

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臯同耳反撥也鄭人以名

寶行成名寶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也文公過

鄭時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鄭詹固請

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

以詹予晉人晉人將烹之烹煮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

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

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

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

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明謂公子勝猶退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

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

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禮禮也鄭人以詹伯為

將軍

名寶見 寶莊宋 本正文作 寶託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

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誣人以信於名名善惡是為信於心

信於令信於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

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越也信於名則上下不

干干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

從事有業業猶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

入何匱之有出其帑藏以相振救如入予家故不乏也公使為箕為箕大夫及

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一年秋

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卻縠

晉大夫守學彌惇彌益也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

也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

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枝

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

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也取五

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衛地卻縠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超將中

軍傳曰尚德也胥臣佐下軍代先軫也

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為原大夫卿次卿也辭曰夫三德

者偃之出也偃孤偃也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皆孤偃所舉虞云三德彌勸文公納

晉語四第十

二十五

詩豐室

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民昭謂樂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也三德紀民之語在下虞得之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使狐

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也毛也

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尚助也上

軍或言新上軍非也時未有新軍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是也狐毛卒使趙

衰代之昭謂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

佐軍也善伯也後受霍為霍伯軍伐有賞伐功也善

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以道事其君賴其功當有賞能領治其官職使不謬誤君得以

尊民得以寧當有賞也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言且居有是三德得此三賞不

可廢而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倫伍也三子晉大夫乃使

先且居將上軍代狐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為卿三讓之進樂枝等八

人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

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晉地晉本有五軍新上下也使

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子犯卒蒲城伯請佐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

毛已卒使先且居代之賈得之矣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義宜讓推

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

從從先且居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也趙衰佐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

且居

且居

劉按古訓也陸氏亦同
惠按亦古訓也影宋
本尚也

蓋影

蒲城伯當是蒲城
午之後又亦世本
步標上蒲城
居
夫影亦本有

影宋李乙

君前名太子

序疑作高說文高
曲背也莊子高遠
承相

國語

晉語四第十

詩禮堂

為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

文公學讀書於白季三日臣也曰吾不能行也咫

咫咫尺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

乎使能者行之不猶愈於不學乎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上曰始也吾以國為易易易今

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

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修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讜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讜也遠

條不可使僂僂條僂人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僂人僬

僬不可使舉僬僬長二尺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

援有眸子而無見曰瞶瞶不可使視瞶無眸子曰瞶嚚瘖不可使言

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瘖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

撞昏不可使謀撞無知昏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

可矣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傳若有違質違邪

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能臣聞昔者大任

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少濇于豕牢而得文王不

加病焉少小也濇便也豕牢廁也言大任之生文王

宋李注少
小也三句
在豕之存
豕下

宋本郭
偃上在此

影宋李
乙作外

也文王在母不憂在母孕時體不在傅弗勤處師弗

煩事王不怒事王季敬友二號號叔而惠慈二蔡善兄弟為友二

刑法也大比于諸弟比親也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歆雅思齊之二章寡妻於是

乎用四方之賢良輔也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詢謀

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而咨于二號而咨于二號謀

也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詎於蔡

原而訪於辛尹詎訪皆謀也蔡蔡公原重之以

周召畢榮周周文公召召康億寧百神億安而柔和

萬民柔安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之二

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為政咨是則文王非

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

專教誨之力也言因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

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

於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條對曰官師之所材也

師長也材戚施直鑄直鑄王擊鑄蘧條蒙瑛蒙戴也瑛

古裁字能俛故使侏儒扶盧扶綠也盧矛戟之矇瞍脩聲無

之戴磬於音聲審聾聵司火耳無聞於視則僮昏嚚瘖僂

故使脩之審故使主火

虛說五引作虛也

太史為

有影

注云使擊鐘也

虛說五引作虛也

注言故諺也
使主然也
以上詞云
禮疏
迎也

國語

晉語四第

詩禮堂

官師所不材也

所用不能

以實裔土

裔荒也

夫教者因體

能質而利之者也

可成濟者就而通刑也

若川然有

原以邛浦而後大

邛迎也言川有原因開

文公即位二年

更言此者終述

欲用其民

伐也用征子

犯曰民未知義

未知尊

益納天子以示之義

天子避

難在鄭

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

益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

信謂上令以三日之

曰可

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益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

蒐所以明

尊卑順少長

乃大蒐于被廬

被廬晉

作三軍

唐尚書云

軍之上下也昭謂此章言文公之初未有新軍

使卻縠將中軍以為大政

大政

謂掌國 卻縠佐之

先或云縠即至非也

子犯曰可矣

即可 遂伐曹衛

在魯僖二

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

城濮於是乎遂伯

穀齊地也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二十七年

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畏其強也

國語第十終

國語

晉語四第

二十九

詩禮堂

國語第十一 晉語五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 鐸 振路 校

晉語五 襄公 韋氏解

白季使舍於冀野 白季晉臣也冀晉邑郊外曰野 冀缺耨其妻饁之

冀缺卻之子也耨耘也野饋日饁詩云饁彼南畝 敬相待如賓 夫婦相敬如賓也 從

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

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辜 罪 可乎 文公元年冀芮畏備與呂卻謀

弒公焚公宮秦伯殺之故也 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 滅除 是故

錫

國語 晉語五 第一 寺豐堂

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譏矣。譏辨以濟，蓋也。濟成也。成其容兒以

蓋其且剛而王能。王也。言性剛直。不本而犯，怨之

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

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

姑也。食采于賈。字季。它唐尚書云：晉蒐于夷，舍二軍。昭謂初，晉作五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領放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場子至自溫，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遂使狐鞠居殺陽處父而奔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

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鎮之子。厥也。河曲之役，河曲，晉地。靈公襄公子夷臯也。司馬為軍吏矣。

魯文十二年，秦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趙孟，宣子也。干，犯也。

行軍，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也。其

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主人車。車僕也。獻子因趙盾以為主，盾升之于公朝。暮

也。論述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

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舉以其私黨

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在公吾言汝於君，懼

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

政。吾故以是觀汝。觀，汝能汝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勉其志

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臨，監也。皆告諸大夫

所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

陸柱有莫改若字

韓獻子言吾我言於趙孟其言與此合宜

孟乃厥之知已而証之也
宣武

乾為天之高君坤為
地為臣

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宋人殺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趙之兄杵臼也。殺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

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所以明教訓也。

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也。天必

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修行也。將懼及焉。公許之。

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旅樂正主鐘鼓。

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盾第晉大夫。

原同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

罪憚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鐘鼓曰陵。小也。是故

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以聲音也。戰以錙于丁寧，儆其民

也。錙于形如碓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儆戒也。襲唐尚書云：錙于錫也。非也。錫與錙于各異物。

侵密聲為暫事也。暫暫其無備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

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為欲尊明君道也。

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振奮也。伐宋在魯文公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虞厚斂以雕牆。公患之。患疾使支解宰夫之屬。

公患之。患疾使

使

鉏麇賊之

鉏麇力士賊殺也

晨往則寢門辟矣

辟開也

盛服將

朝蚤而假寐

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

麇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

言夙興敬格也

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

鎮重也

賊國之鎮不

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

享受也殺之為不忠

不殺為不信

觸廷之槐而死

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故得一名也

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

靈公將殺趙盾不克

魯宣二年秋晉侯飲趙盾酒伏

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

趙穿攻公於桃園

趙穿晉大夫趙風之孫趙盾從父昆

弟武子穿也

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為成公

逆迎也

桃園園名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策成公黑臀也

卻獻子聘于齊

獻子晉卿卻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

齊頃公使婦

人觀而笑之

卻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將升婦人笑于房

卻獻子怒

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

武子晉正卿士會也

曰變乎吾聞之

變武子之子文子也

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卻子之怒甚矣不

逞於齊必發諸晉國

逞快也

不得政何

以逞怒

得政為政也

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

致歸也

無以內

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

二三子晉諸卿也承奉也

乃老

乃告老也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

以內易外曰是也

陸校作

於朝東方朔曰非敢試之伏諂詭之言問於朝也大夫莫

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

讓父兄也父兄長老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

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委委兒冠也筭籥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

之下戰于鞍獻子時為司馬卻獻子駕將救之至則

既斬之矣卻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

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其非也

靡笄之役卻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喙喙

方言曰喙喙也郭璞曰今江東呼極為喙喙

喙喙作喙之轉也

氣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

則進車退則退也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

無退聲表旌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矣集成也吾子忍之不

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也受賑於社賑宜社也

器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病未若

死祇以解志祇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

能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

山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各

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入文子時武佐上軍

祇影

斷出以律書成
六如二時上成

國語

晉語五第一

詩禮堂

子曰變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對

曰夫師郤子之師也郤子請代齊又為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師有功

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注也武子

曰吾知免矣知免於咎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

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

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變也受命於

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變也何力之有

焉欒武子見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也

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
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來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侯

也在魯獻之以得隕命之禮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

禮也以得言不得也代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殞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殞命也故苗棼皇以郤

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也曰寡君使克也不腆

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愁御人歸饋也執

政執事也愁願也御人婦人也苗棼皇曰郤子勇而

不知禮棼皇晉大夫楚矜其伐而耻國君矜大也其

殞命

服度引訂為
殞命則在結
持
○抄字在或誤

伯琴亦本叔

國語

晉語五第一

七

詩禮堂

與幾何言將不終命也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

子遇大車當道而覆大車牛車也立而辟之曰避傳辟使下道

避傳對曰傳為速也若竣吾辟之則加遲矣加益不也

如捷而行旁出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國都伯宗

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

對曰山有朽壞而自崩將若何朽腐也言政失所為而稱朽壞言遜也

夫國主山川王為山川主也孔子曰夫頴史為東蒙主故川涸山崩君為

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則山崩降服編素也出次於郊也乘纒不舉策

乃影字有

乃抄字

於上帝纒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於上帝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

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雖伯宗亦其如

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以見於君伯

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

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知辨智也陽子子處父也對

曰陽子華而不實王言而無謀王尚也是以難及其身

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

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

陸稼平知政作智影

又一小山公之妻

國語 晉語五第十一 言禮堂

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難必及子。子益亟索士。

愁庇州犁焉。亟疾也。索求也。愁願也。庇覆也。得畢陽畢

也。晉士也。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

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也。三郤害弗忌，故欒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畢陽實送州犁

于荆。荆楚也。犁奔楚為大宰。

國語第十一終

國語第十一 晉語六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 鐸 振路 校

晉語六 厲公 韋氏解

趙文子冠。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見欒武子。武子

曰美哉。武子欒書也。禮既冠，奠贊于君，遂以贊見于鄉大夫。先生美美成人也。昔吾逮

事莊王。莊莊子趙朔之諡也。大夫稱王。趙朔嘗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

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色貌也。實之見中行宣子。宣

子曰美哉。宣子晉大夫中行荀庚也。惜也。吾老矣。惜已年老不見文子。

諡

宋李昉

德所至也

見范文子

文子范

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知不足者得寵而驕

故興王賞

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

詢于芻蕘聽謗譽也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

工矇矇也誦誦讀前世箴諫之語

在列者獻詩使勿兜

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

風聽臚

言於市

風采也臚傳也采聽

辨祲祥於謠

辨別也妖惡也祥善

也行歌曰謠丙之辰

考百事於朝

百官問謗譽於路

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

術道也

先王疾是驕也見郤

駒伯駒伯曰美哉

駒伯晉卿郤錡也

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

臚言
臚古旅字謂商
旅之言

祲
妖

武子晉卿荀首

戒之此謂成人成

茂由至矣茂無始

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

各以其物

物類也

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

而已何又加焉

糞除論自脩潔

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

武子晉卿荀首

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

成成子文

之子荀罃也

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耻乎欲其脩德蚤為卿也

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

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

道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君文公也

德所見范文子文子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至也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知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

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

詢于芻蕘聽謗譽也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矇矇也誦誦讀前世箴諫之語

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風聽臚

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辨祆祥於謠辨別也妖惡也祥善

也行歌曰謠丙之辰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

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先王疾是驕也見郤

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

臚言
臚古旅字謂商
旅之言
祆影

恃年見韓獻子獻子晉卿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

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戕由至矣戕無始

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戕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

各以其物物類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

而已何又加焉糞除論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

武子晉卿荀首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成成

之子荀營也子文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

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耻乎欲其脩德蚤為卿也

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

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君文公也

以政得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公文公也靈公父也

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

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也。濟成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

郤犇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執官為大夫也吾安容子。

見溫季子。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言汝

誰可以求其次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張老曰。善

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也。滋益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

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以備能若

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稱述知子之道善矣。

智源書同

三葉未行注行不得息黃字作意是江作息

成宣也

州蒲也。伐鄭范文子

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為治唯有

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畔。輒伐之得鄭憂

滋長。安用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

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也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

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賄所今我寡德而求王者

之功。故多憂也。我晉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寡德求富

行不得息

國語

晉語卷之十一

三

詩禮堂

以政得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公文公也以諫取惡

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

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也。濟成見苦成叔子。苦成叔子

也。郤犇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執官為大夫也吾安容子。

見溫季子。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言汝

誰可以求其次。郤至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張老曰：善

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也。滋益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

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以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也。若

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稱述不足知子之道善矣。

智後喜同

陸極年知作智

道訓是。先王覆露子也。先王謂成宣也。露潤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也。伐鄭鄭從楚故也。在魯成十六年。范文子

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為始唯有

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畔，輒伐之。故為難本。得鄭憂

滋長。安用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

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也。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

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賄所今我寡德而求王者

之功，故多憂也。我晉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寡德求富

行不得息。

得息。

國語 晉語卷第十一 三 詩禮堂

厲公六年伐鄭

六年魯成十六年

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

魯之師

苦成叔卻犇欒黶欒書之子相子也卻犇如齊欒黶如魯皆乞師

楚恭王帥

東夷救鄭

恭王莊王之子蒧也或作審東夷楚東之夷也

楚牛陳公令擊之

欒書曰君使黶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卻至曰不可

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

將退無關心故可勝也

夫陳不違

忌一間也

違避也忌謂晦也間隙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忌之經書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

鄭伯戰于鄆陵

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

南夷據在晉南也不

與陳不欲戰也

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

雖俱陳不整齊也且

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

譁器也

夫衆聞譁則必懼五

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

於是敗楚師於鄆陵欒書是以怨卻至

怨其反已專其美也

鄆之戰卻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

三君云一染曰

韎鄭後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為緇跗注

兵服自要以

見王必下奔

下下車奔走也

退戰王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

工尹楚官襄其名問遺也

曰方事之殷

事戎事也殷盛也

有韎

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

屬適也傷恐其

傷也卻至甲冑而見容免冑而聽命

免脫也脫之為障

曰君之

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冑

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間

不敢當

長言為韎短言為韎

影字本注與五字

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事肅拜肅君

子曰勇以知禮禮軍禮軍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

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睦親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

爭盍姑謀睦乎姑且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阜眾也

靖安也言內且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荆楚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

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

成平也是以內和而外威威畏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曰弊

也

刑 殺字午

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也不行於大臣也內

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刑之過也

刑殺有過者也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由細怨望者由細民也故以惠誅

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斷也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

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外者刑不及也而忍

於小民忍行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僥幸幸也

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

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距猶自也偏偏而在外猶可救

也在外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

國語 晉語 卷之二 五 待禮堂

乎釋置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

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欒武子士變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

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不義而強其弊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

叛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為之宜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修則國可以少

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

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

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

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

力力功也將自伐其知自多其功也怠教而重歛大其私暱而益婦

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也大謂增其祿也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

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

者也幾人言必多也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

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產生也言其生

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役秦獲惠公在

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十二年師敗眾散故不

能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翟於箕先軫死之故不反命於君在魯

注言委室退人乎

國語 晉語 卷之二 六

僖二十三年 晉國固有大耻三 今我任晉國之政

任當也 武子時

為上 不損晉耻 又以違蠻夷以重之

違避也 蠻夷楚也

雖有

後患非吾所知也

不能慮遠

范文子曰 擇福莫若重 擇禍

莫若輕

有二福擇取其重 有二禍擇取其輕

福無所用 輕禍無所用 重

晉國固有大耻 與其君臣不相聽 以為諸侯笑也

不相

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 以殞於韓先穀 不與林父相聽 以敗于邲 先軫不與襄公相聽 以亡於箕 益

姑以違蠻夷為耻乎 欒武子不聽 遂與荆人戰於鄢

陵 大勝之

鄢陵鄭地

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 怠教而重斂

大其私 暱殺三郤而尸諸朝

三郤錡 犇至也 尸 陳也 產將害大是也

納

其室以分婦人

納取也 室妻妾貨賄也

於是乎國人弗蠲

蠲 潔也 不

潔公 遂殺諸翼 葬之 翼東門之外 以車一乘

翼 故晉都 匠麗

氏也 厲公侈多 外嬖反自鄢陵 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欲以胥童夷 弒子長 魚鱗為卿 故殺三郤 長

魚鱗 又以兵劫欒書 中行偃 將殺之 公不忍而復其位 魯成十七年 冬 厲公游于匠麗 氏 欒書 中行偃 執

公 十八年 正月 使程滑 殺厲公 葬之以車一乘 不成喪 厲公之所以死者 唯無德

而功烈多 服者眾也

烈業也 服者眾 謂魯成十二年 會于瑣 澤 敗狄于交剛 十三年

敗秦于麻隧 十五年 盟于戚 會吳于鍾離 十六年 敗楚于鄢陵 會于柯 陵 伐鄭 十七年 同盟于柯 陵

鄢陵之役 荆厭晉軍

厭 謂掩其不備也 傳曰 甲午 晦 楚畏厭 晉軍而陳

軍吏

患之 將謀

謀所以拒扞

范匄自公族趨過之

匄 范文子之子 宣子也 自

室謂宅也 周官謂之宅 曰 宅子謂之室

魚鱗 羊五 鱗

羊五 鱗

注宣子也 三字點字存

公族為公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夷平也堙塞也使

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傳范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

言姦也必為戮言議不及句而句言之苗棼皇曰善

逃難哉文子欲句讓大臣不既退荆師於鄢陵將殺

穀處其館食其穀也范文字立於戎馬之前公戎車

傳曰晉師三日館穀馬前也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佞才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

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

庸用也馬用知天不先授晉以福君與二三臣其戒

之戒備也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

也其壞也無日矣隆盛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宗宗人祝曰君驕泰而有

烈烈功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

今以勝歸私必昭私嬖臣妾昭私難必作寵私必去

難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所死祈求先難為免免

於七年夏范文子卒晉厲公七年冬難作始於三郤

卒於公公殺三郤樂中

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子茂也樂書謂王子發

烈按既戰另行陸按
幸同惠極幸極上
嘉字幸極上

國言 晉書卷之六十一 言禮堂

書曰之故思力以十起之
司馬父子兩在成也
稱之然亦不能掩其
惡也

彭宋存弓字是作
引乃嘉靖存之誤

節至不失為忠
而在成居三可
謂信史十

鉤曰子告君使告晉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

也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也晉乞師於齊魯時尙未至言晉可敗也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

不免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王得免吾歸子子告晉君如此發鉤告

公公告欒書欒書曰臣固聞之固久也郤至欲為難使苦

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已郤至也戰敗將納孫周孫周悼公

也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

大罪乎問謂也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欒

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

覘之見孫周覘微視也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

成叔及郤錡晉之昧胥童也及夷陽午皆厲公嬖臣郤錡謂郤至曰君

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

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

亂勇而不義則不為武知人不詐為詐則知仁人不黨不羣也夫利

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得富利黨以危君君

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也且眾何罪鈞之死不若聽君之

命鈞等也等一死是故皆自殺傳曰三郤將謀於榭

自殺取其不不欲為亂也既刺三郤欒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

之是為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也

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言二子懼誅必

將圖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

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以德緩

之以刑謂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

可謂刑鯁害也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

也乃犇翟三月厲公殺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翟閏月欒中行殺胥童十

八年正月厲公殺厲公殺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大夫也乃召韓

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

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威行於君為不知仁享一利

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

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

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

嬰兄趙同括放之姬譖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

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未可脅與殺君也在魯成

子八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尸主二

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

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其志也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

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犯順不祥伐果不克

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也

欒武子中行陸
校本同惠松在指上
影字本提行

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戾帥也以果敵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國語第十二終

國語第十三

晉語七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校

晉語七

悼公

韋氏解

既殺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蒞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

欒書也知武子荀罃也蒞恭子士魴也食邑於彘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

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孤

之及此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

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其稟不材是穀不

烈按陸校本同悼公惠校本照刻本作悼子

穀善也焚穀猶棄善言也既言曰焚穀之君子有穀曰

成也。不材不可用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

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

為稅。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

從大夫之命，故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元而求善君而謀之。

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

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

反易民常，下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篡殺之後，不事上也。

厲焉。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

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刑官司寇也。史，大史掌書法也。辱君。

董狐而王書試
君一國之法

刑史

之允令。允，信也。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辛巳朝于

武宮。武宮，武公廟。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之，謂改其舊時之非者。

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育，長也。長育其材，選用賢良也。

與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滯賞，謂有功於先君未賞者。謂呂相之屬也。畢

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宥也。宥

間罪，薦積德。間，罪刑罰之疑者。宥，赦也。逮，鰥寡也。逮及薦進也。積德之士進用之。

及之。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養老幼，常餼也。小罪久見廢起用之也。

恤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謂賢知稱

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王父不敢不承命。

國語

晉語之三

二

待禮堂

抄本選

古文上作二下作二字
相似

二月乙酉公即位

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

使呂

宣子佐下軍

宣子呂錡之子呂相也

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

於上軍

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廚武子也知莊子荀首也時為下軍大夫事在魯宣十二年唐

尚書云荀首時

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

羽

連尹楚官名子羽知莊子之子營之字也邲之戰羽楚人囚知營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莊子射

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歸魯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知營楚人

許之故曰

鄆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

魯成公十六年晉楚戰于

鄆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

無後

顯位者

其子孫不可不崇也

崇高也

使彘恭子將新

軍曰武子之母弟也

季少子也武子士會文子士變也母弟同

母弟也

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

宣明也法文執秩之法

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

定諸侯謂為軍帥能使諸侯事晉也賴蒙

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

屏藩也

令狐文子佐之

文子魏犇之孫魏顛之子魏頡也令狐邑名

曰昔克潞之

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邲退秦師于輔氏親

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

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將滅赤翟潞氏

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欲敗晉功壬午晉景公治兵以畧鞏土及潞魏顛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輔

氏晉地杜回秦力士也勲功也景鍾景公之鍾

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

影字存無

國語

晉語

三

詩禮

也
嘉靖年
阮

也。遂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

為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士渥濁也帥循也宣福也惠順也知右行辛之能

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

能以計數明事定功故使為司空司空知欒糾之能

掌邦事謂建都邑起宮室經封洫之屬知欒糾之能

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欒糾晉大夫下糾也政軍政戎御御公戎車也知

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有力

而不暴故樂伯請公族大夫。樂伯樂武子公族大夫可親近之樂伯請公族大夫。

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檜文敏。荀檜荀厲也果敢厲也果敢。

無忌鎮靖。無忌韓厥之子公族穆子栢子也鎮重也靖安也使茲四

人者為之。茲此也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梁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

使文敏者道之。道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告得失也使鎮靖者脩之。

其氣惇惠者教之。則德而不倦。倦懈也文敏者道之。則

婉而入。婉順也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脩之。則

壹。壹均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

不淫也。使為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之子也元尉中軍尉也知羊舌職

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知

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魏絳魏犢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

子也元司馬中軍

子也元司馬中軍

靜山亭

也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元候

中軍侯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輿尉遏寇晉大

夫輿尉上知藉偃之惇率舊職而其給也使為輿司

馬藉偃晉大夫藉季之子藉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

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程鄭晉大夫荀驩之曾孫程

乘馬御也始合諸侯於虛朶以救宋虛朶宋地宋魚

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使張老延君譽于四

方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呂宣

子卒宣子公以趙文子為文也文子趙武也而能恤

大事使佐新軍說云新軍中軍也昭謂三年公始合

諸侯悼公三年魯襄之二年也悼公元年始合諸侯

命之四年諸侯會於雞丘雞丘雞澤在於是乎布令

結援脩好申盟而還等謂朝聘之數同好惡令狐文

子卒文子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不犯不可犯使佐新

軍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使張老為司馬

代魏使范獻子為侯奄代張老侯奄元候也獻子公

譽達於戎戎諸戎無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

之於是乎始復伯莊子魏絳也繼文

影宋本提行

晉作... 中... 下...

唐有... 中...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述上會時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

干亂行於曲梁揚干悼公之弟行曲梁晉地魏絳斬其僕僕御也

公謂羊舌赤赤羊舌職之子曰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

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戮辱也為我執之勿失也赤對曰臣聞

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辭狀也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劔僕人掌傳命聞公怒欲自殺士魴

張老交止之交夾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

不忘其死誅責也曰君之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日前也

狃正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君不說

請死之請就死公跣而出跣徒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

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

禮食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上章日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

軍是也祁奚辭於軍尉辭請也公問焉曰孰可誰可對曰臣之

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

也婉以從令少穉也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戲

弄也其壯也彊志而用命此壯謂未二十時志識也命父命也守業而不

也

影宋本空一移

烈按陸校本軍忠
校本國劉宋本軍

穀之不成也此即
悼公語

國語

晉語七第廿三

六

詩禮堂

淫業所學也其冠也和安而好敬冠二也柔惠小物柔仁也

也愛也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知也有直質而無流心流也

非義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舉動也放也若臨大事其可

以賢於臣也大事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薦進也

能擇父能擇子也比比方也義宜也公使祁午為軍尉殺平公軍無稅

政殺終也平公悼公之也子彪也稅以穀論也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餽諸戎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為縣在比平子爵也嘉父名孟樂嘉父之臣莊子

魏絳也魏絳也餽諸戎諸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

六葉八行十字及九行注辭字或平俱作和下一葉均同二行上六

字辭黃平俱作和

九葉四行注辭字或平俱作和

失諸華諸華華夏也而失人也安用之

且夫戎翟薦處薦聚也貴貨而易土貴重也與之貨而

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做其利二也戎翟事

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也君其圖之公說故

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韓獻子韓厥也說云為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卿也魯成十六年傳曰韓

厥將下軍十八年晉悼公即位傳曰韓獻子為政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穆子

厥之子無忌也唐尚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為公族大夫昭謂悼公元年使無忌為公族大夫後七年

國語

晉語七第廿三

七

詩禮堂

不死者難而自照也
三代之風也

二八一八此八人為倫
之明文也

鍾
影宋字

國語 晉語七第... 言... 堂

獻子告老欲使為卿有廢疾讓其弟起辭曰厲公之

公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辭曰厲公之

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亂謂見殺公臣聞之曰無功

庸者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庸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

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

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

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掌王也初為公族大夫

悼公使張老為卿卿佐新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

知能治大官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忘利其

勇不疚於刑疚病也勇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

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戮而辭

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

佐新軍事以見上欲見張

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

服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

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子簡公也

女美女工樂師傳曰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是也妾

給使者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為備

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八則賈君所云似

非也歌鐘二肆歌鐘歌時所奏肆列也凡及寶鏹鏹小

寶鄭輅車十五乘輅廣車也車輓車也十五各十五

所寶輅車十五乘也傳曰廣車輓車淳十五凡兵車

百乘淳偶也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

齎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

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翟後八年也七合諸侯

會于鄆二謂八年會于刑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

謂十年會于祖六謂十二年會于亳城北七謂會于

蕭魏絳辭曰夫齎戎翟臣之幸也幸幸而八年七合

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臣焉得之

焉得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

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記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

此按陸柱存邢上惠
校本刻上

此按陸柱存邢上惠
幸貴翁字存汝

聖子見百國春秋
此其一也

殷富也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善

惡惡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

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

舌羊習於春秋羊叔嚮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

孔子未乃召叔嚮使傳大子彪彪平

作春秋

國語第十三終

國語第十四

晉語八

雲陽 韋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棧

晉語八

韋昭解

平公六年

平公悼公之子彪也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

亂不克而死

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樂盈之黨也

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

為亂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

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公遂逐羣賊

殺遺淵嘉父及司空靜羊舌虎等十人 謂陽畢曰自穆侯以

作亂之說止於由范氏
欲成樂氏之獄也乎
公之失政其始于此

國語

晉語八第十四

一

詩禮堂

至於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

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厭極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

身若之何也速召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本謂樂氏猶尚樹立也

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柄所

操以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間息也謂滅樂氏而去其黨

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訓教明訓在威權

言既有明教當言不威權在君言不君掄賢人之後有常

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亦掄逞志虧

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也逞快是遂威而遠權遂申也遠

晉滅樂氏而亂行
相繼事政危中行也
而三族分晉陽畢之
言去邦之言也其
氏之黨乎

權權及後嗣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弗從言皆從君若從則

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

生欲惡情欲好惡也偷苟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樂氏之

誣晉國也久矣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樂書羅織

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邵公樂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

大宗也謂殺厲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也若滅樂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

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瑕嘉原原軫

韓韓萬魏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

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樂書立吾先君先

君

外傳百
書思子厚
解 歷記為歷便不可

烈按惠校上常陸
校卡萬續
對宋今亦作

宗盈不獲罪如何
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滅
言當遠
行權不
道訓

山青如望望至則
至三則字其外又
說為下離吳重至
字衍

烈按陸校有注曰志
於字所誤

國語 卷第十四 詩補堂

悼樂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陽畢

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行權不

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暱於權則民不道不可

也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

道亦無君矣與無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

君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君其圖之若愛樂盈則明逐

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厚戒箴國以待

之箴猶救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

猶少猶少滅之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

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公許諾

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祁午中

沃樂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

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之爵

之居三年後三樂盈晝入為賊于絳樂盈在楚一年

十三年齊莊公使析歸父以藩載盈及其士納之范

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執之樂盈

不克出奔曲沃傳曰晉人遂刺樂盈滅樂氏刺殺也

盡殺樂氏之族黨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樂懷

詩豐堂

陸收亦無為字

國語 卷之四 言正卿

子之出懷子盈也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

從欒氏者為大戮施陳也陳欒氏之臣辛俞行行

也盈更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

順之也豈敢犯之哉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

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

也再世以下主之大夫稱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

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

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

敢忘其死而遂其君以煩司寇敢不敢也言不敢忘

周禮及此皆作隨

寇以刑公說說其執義固止之不可可肯厚賂之辭曰臣

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

賜是隋其前言墮壞也臣無二君若君問而陳辭未

退而逆之何以事君逆反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曰是虎目

而豕喙虎視眈眈豕喙長而銳也鸛肩而牛腹鸛肩肩井井出

壑可盈是不可饜也水注川曰必以賄死後為贊理

而抑邢侯遂弗視不自養楊食我生楊叔向邑也食

也其母夏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

國語 卷之四 四

陸收亦無為字

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

宗也食我既長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聘在襄二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宣子

晉正卿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言身死而名不朽滅穆

子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在舜世

不改堯號在夏為御龍氏夏夏后孔甲之世也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

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在商為豕韋氏商謂武丁

韋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小彭豕韋二國為商伯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以更

豕韋在周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之後

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周甲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

乎甲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總諸侯也為范氏者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熈叔去周

適晉生子輿為晉理官其孫士會對曰以豹之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食官邑魯先大夫臧文仲其

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言有立言可法者謂若教行父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

之謂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鄆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鄆晉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

界久而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也魯襄三年代父職為中軍

尉之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不敢

侵官非其官與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也徵召問也

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二

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十六年甯喜殺剽而納獻

也唯事是待旅人不敢違命問於張老三君云張老中軍司馬也

昭謂魯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司馬至襄十六年張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此時為上軍將

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問也

於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為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

之有回回那也內事之朝內朝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大夫

則祁奚掌之公族大夫也然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夫

勃家本有

外應受我內增其非問於藉偃藉偃上軍司馬藉遊也藉偃曰偃以斧鉞

從於張孟孟張老字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

夫子張孟也釋夫子而舉釋舍也舉動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宣子為上

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之而從子之私是反乎之前令問於叔魚叔魚叔向之弟叔

魚曰待吾為子叔魚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龢

未寧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盜訪之訾詬宣子家臣

訾詬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端正也博能上下比之

且吾子之家老也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

刑典常也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汝叔齊

國語 晉語 卷之四 六 詩禮堂

烈按尉陸校本同
惠校本同
烈按陸校本同
烈按陸校本同

李王符引

國語

國語卷第十四

六

言禮堂

曰聞吾子有訴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

之不憂二心欲叛晉而怒訴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中

軍曰晉為諸侯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

聽命於晉晉言皆從子之命何但命

夫益密和平也以平小乎勸以大德宣子問於

訾昝訾昝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違避

也宣王殺杜伯字理士官也生子輿為理以正於朝

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世及武

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為世及至也謂

緝

缺生武子士會文公五年士會為及為卿以輔

大夫佐襄公以伯諸侯諸侯無二心者

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成公及為成師居太傅

為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為景字誤耳魯

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請于玉以難冕

命士會將中端刑法輯訓典輯和國無姦民士會為

軍且為太傅是也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晉及文子成晉

荆之盟文子武子之子變也晉使士變盟豐兄弟之

國使無有間隙豐厚也間隙瑕釁也兄弟鄭衛之屬

國是以受郇櫟郇櫟晉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

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

國語

國語卷第十四

七

言禮堂

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子與武子文子今既無事矣而非餽。非恨

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為？晉加寵於子將何國為治乎宣子說乃益。

餽田而與之和。以所爭田益之與之平和也

皆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曰：鞅乎！昔者吾有。

皆祐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也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

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鞅。

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不敢自安而為簡畧敬學而好仁，和。

於政而好其道。言已為政貴和而好說其道謀於眾，不以賈好。賈求

也。言心樂容，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衷善

不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師曠晉主樂大師子

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也夫樂以開山川之風，開通

八音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也風德以廣之。風風宣

之於四方，作樂各象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德也。周禮每樂一變各

其德，韶夏護武是也。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德也。周禮每樂一變各

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

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

而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作

國語 晉語八第十四 詩雅堂

有時動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鵠不死鵠鳥也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

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

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兕似牛而青善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以封于晉言有才藝以受封爵今君嗣吾

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

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詭辭以諫君忸怩顏乃趣

赦之忸怩慙兒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

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

所建為及諫爭相為終始以成其事也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皆從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

君子比而不別以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已

引取也利已而忘君別也別別為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立孫相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

襄二十六年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掌賓客之官員名也行人子朱

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

進也言次叔向曰盍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

應虛事

國語

晉語八第一四

九

詩禮堂

致按青陸校本同
惠柱本同
以射兕殪則相
葉之說則非也
曹達解曰徒林圍
中池也言唐叔有
聖封於晉而九

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員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退也。撫劍就

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

孫饗之饗饗其福也 饗或為賴。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必復戰 鬪也。夫

子員道賓主之言，無私于常易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拂，褰也。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

其庶乎庶幾於興。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

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 晉楚始盟 以弭諸侯之兵。楚令尹

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 屈建也 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曰：若盡晉

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 文子也。文子聞之謂叔

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侵暴，信不

可犯犯陵也。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也。其為德也深

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捫也捫動也。今我以忠謀諸

侯謀安諸侯，而以信覆之覆驗其忠。荆之逆諸侯也，亦云亦云欲弭

兵兵為忠信 逆也。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

也塞絕也。信反必斃斃絕也。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也。安能害我

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

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衷甲 以襲晉故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

補晉相晉月工五括 反工或作損

國語 卷第十四 詩禮堂

狗彘
烈按狗陸校本同
惠按取狗為狗然
玩下之：當作狗附
乃前之取狗為狗
恐誤

敵影

說文引曰豉茅絕表
坐云朝會承茅表
豉

國言
晉言
言禮堂

而可以固晉國之盟王何懼焉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是行也

以蕃為軍蕃籬落也不設壘壁也攀輦即利而舍也攀引也輦輦車

引車就水草便也侯遮扞衛不行則侯望遮夜則扞衛扞

利之地而舍之也侯遮扞衛不行則侯望遮夜則扞衛扞

衛謂羅闔狗附也張羅闔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

前後左右強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闔又二十人為

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或視左右謂

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能候遮二千人居狗附處以

視聽候望明而設昏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

而罷不行者不設之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守信

諸侯與之故自是沒平公無楚患矣

宋之盟弭兵之盟也楚人固請先軟楚馘子木也叔向謂

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軟子若能以忠

信贊君贊佐也而裨諸侯之闕闕裨也軟雖後諸侯將

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政以今雖先

軟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

之楚為荆蠻荆州之蠻也置茅絕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

不與盟置立也絕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

國燎庭燎也今將與狎王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子務

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魯人食言食偽也言魯使

尋宋之盟欲以脩好弭兵尋盟未楚令尹圍將以魯

退而魯伐莒取鄆是為虛偽其言

國言
晉言
言禮堂

叔孫穆子為戮令尹圍楚樂王鮒求貨焉弗與鮒晉大夫

樂相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楚欲欲得

少懦於諸侯懦弱也以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

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其為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好若

及必弗避也以事及于卑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

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為欲衛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不免於詩是吾

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

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難難居也自它及之何害何害於義

陸校本

心影

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美生惡死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

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一也

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言無以復齊一

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

無愛乎若皆郢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

若是道也果果必行也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

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一百位
也按此衍字有

趙文子為室室宮也斷其祿而龔之椽榱也張老夕焉

國語卷第十四

而見之見見匠人為之也謂而歸也告文子聞之駕而往曰

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也對曰天子之室斲

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密密理石謂砥也先諸侯礮

之無密石也大夫斲之不礮也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

得宜謂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

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礮也匠人

請皆斲之通更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為使其

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礮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京原當為原九曰死者若可

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文子曰

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謀其

知不足稱也稱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

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

輔佐安國之心授璧請亡故其仁不足稱其隨武子

乎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聞之於師也言身不失其友善行

稱友事君不援而進進進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

必欲進賢退不肖肖也言不隨君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鍼趙文子見之問曰秦

君道乎問有對曰不識難即言之文子曰公子辱於

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道有不識文子曰猶可以久

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餽孰言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不譴

而驕也鮮不五稔鮮鮮少也稔年也少文子視日曰朝

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不至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徒從

也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

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

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忼日而湫歲忼偷也湫遲也怠偷甚矣

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卒

待急

烈按時陸極有同
志極有以時為待
若玩之理似時為是

十三葉後西三行大字

名出曰疾不可為

近惑以生蠱惑於女以

疾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良臣

不生天命不佑祐助也良臣謂趙若君不死必失諸

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為諸

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子

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從今餽聞

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闞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

榘木不生危榘木大木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溼也以喻

國語

晉語八

十四

古禮堂

一作棋
烈按陸極有同
志極有以時為待
若玩之理似時為是

君道乎問有對曰不識難即言之文子曰公子辱於

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道事文子曰猶可以久

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餼孰言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不譴

覺必恃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文子視日曰朝

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不至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徒

者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

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

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忼日而湫歲忼偷也湫遲也怠偷甚矣

怠懈也非死逮之必有天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卒

待景
烈按時陸校有同
志按亦以時為待
若阮之理似時為是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平視之蘇名出曰疾不可為

也為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傳近女色也惑以生蠱惑於

生蠱疾非鬼神亦非飲食良臣

不生天命不佑祐助也良臣謂趙孟不生將死也若君不死必失諸

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為諸

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子

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從今餼聞

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

榘木不生危榘木大木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溼也以喻

國語晉語八第廿四十四

一作榘
烈按陸校有同
志按亦以時為待
若阮之理似時為是

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也八年之謂多矣。已為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

乎？」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淫惑，是講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猶官

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

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為惡，害於嘉穀。穀為之飛，若是類生蠱疾者也。物莫伏於蠱，莫

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

蠱而人食之，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也。章明之道也。

者而親近之，以象宵靜女德，以伏蠱。靜安也。伏，去也。人食穀而有聰明。

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已蠱。也。言夜當安今君一之，一，一書

害之病，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也。

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喻也。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言為蠱作

器而受之也。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也。文字文子曰：

「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

諸侯服則專於色。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之禍及國也。是歲趙文子

卒，諸侯叛晉。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十年後十年也。事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避景公，仕於晉。其車千乘。從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

其車五乘。子干，恭王之庶子，公子比也。魯昭元年，楚公子圍殺郊敖，子干奔晉。叔向為

大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也。代趙文子為

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

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夫二公子者上大

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

也鈞同對曰夫爵以建事事職祿以食爵隨爵德以

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副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

富商韋藩木榱以過于朝韋藩韋蔽前後唯其功庸

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其而能金玉其車文錯

其服文文織錯錯鏤也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

藩木榱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而無尋尺之祿

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八尺曰尋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

是也

十三學五行七字侵 宣子作寢

誣

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餼之子嘉也成子鄭穆公之孫子客問君疾對

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諭謂祭祀

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夢公夢也不知人殺乎

抑厲鬼邪厲鬼惡鬼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

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僑聞之僑子昔者鯀違帝命殛

之於羽山帝堯也殛放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羽山

鯀既死而實為夏郊禹有天下三代舉之舉謂野夫

神化也

陸校与作熊 陸校 人殺 人鬼

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夫二公子者上大

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

也鈞同也對曰夫爵以建事事職也祿以食爵隨爵尊卑德以

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副也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

富商韋藩木楹以過于朝韋藩韋蔽前後木楹木檐也唯其功庸

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其尊服過於朝無位爵故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

其服文文織錯錯鏤也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

藩木楹是也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而無尋尺之祿

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八尺曰尋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

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謚鄭穆公之孫子

國之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

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諭謂祭祀告謝也

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夢公夢也熊似熊不知人殺乎

抑厲鬼邪人殺主殺人厲鬼惡鬼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

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鱄違帝命殛

之於羽山帝堯也殛放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羽山

鱄既死而實為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之三代舉之舉謂對夫

陸粒与作熊 影字与同 人位 人鬼

晉用禘亦用郊

晉實繼之故得祭天

祭天而子之禮

鬼神之所及

吉商所及

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

紹繼也殷周祀之是

也是故天子祀上帝

上帝天也

公侯祀百辟

以死勤事功施於民者

自卿以下不過其族

族親族也

今周室少卑

卑微也晉實繼

之

謂為盟主統諸侯也

其或者夫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

祀也

為周董伯為尸

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

五日公見

則董伯其姓氏乎尸王也

子產

祭後五日平公

賜之莒鼎

莒鼎出於莒也傳曰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方鼎上方上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之名而無其實

實財也

無以從二三子

從隨也隨其屬

吾

影字本與無字

中庸陳其與也與此同

陸氏本作執也

亡字亦止

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

大上

夫一卒之田欒書為晉上卿而又不及

其官不備其宗器

宗宗官器祭器

宣其

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

越發問也

諸侯親之戎狄懷

之

懷歸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

疚病也

以免於難

免殺君之難

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

藝極也相子欒書之子厲也

畧則行

志

畧犯也假貸居賄也

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

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

懷子桓子之子盈也

可

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

亡奔也

夫卻昭子

也御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

國語

晉語八第廿四

十七

詩禮堂

錡 錡牛至 影
宋本三卿印印印
至無印錡似誤

奢秦其身尸於朝其宗滅豨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
於國三卿郤錡郤至郤犨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
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
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
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承受也其自桓叔以下嘉
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國語第十四終

國語第十五

晉語也

雲陽 韋 昭 弘嗣 注
闕里 孔傳鐸 振路 梭

晉語九

昭公

韋氏解

士景伯如楚

景伯晉理官士彌牟如楚聘也

叔魚為贊理

叔魚羊舌鮒也贊佐

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其官也傳曰叔魚攝理

邢侯與離子爭田

二子皆晉大夫也邢

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離子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郟爭郟田之疆界也

離子

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

不直故納其女傳曰罪在離子

及蔽獄之日

叔魚抑邢侯

蔽決也抑枉也

邢侯殺叔魚與離子於朝韓宣

國語

晉語九第十五

詩禮堂

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

陳尸為戮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也鬻賣也籬子賈之以

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寇也干犯也夫以回鬻國

之中回邢也中平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

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施劫捕也而尸叔魚與

籬子於市死時在朝故尸於市在魯昭十四年

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翟鮮虞也鼓

白翟別邑在魯昭十五年鼓人或請以城畔畔反穆子不受軍吏曰可

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

二葉二行大字予黃平原作與黃改予

烈按則陸校本同志極本而

也夫守而二心姦之大

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

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也且夫翟

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憾恨也晉豈其無豈無也是我以鼓

教吾邊鄙貳也貳二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進進不能取也

則退不以安賈貳賈市也安謂不勞師而得鼓令軍吏呼城傲將

攻之未傳而鼓降傳著也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宛支鼓子為鞮也穆子既克鼓以為鞮歸

既獻而反之其後又時魯昭二十二年荀吳襲鼓滅之以為鞮歸使涉佗守之也令鼓人各

國語 卷之五 詩禮堂

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

陳尸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也鬻賣籬子賈之以

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寇也夫以回鬻國

之中回邢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

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施劫而尸叔魚與

籬子於市死時在朝故尸於

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

白翟別邑在鼓人或請以城畔反穆子不受軍吏曰可

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

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爵夫守而二心姦之大

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

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且夫翟

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憾恨晉豈其無豈無是我以鼓

教吾邊鄙貳也貳二夫事君者量力而進進進不能

則退不以安賈貳賈市也安謂不令軍吏呼城傲將

攻之未傳而鼓降傳著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宛支鼓子為鞮也穆

既獻而反之其後又時魯昭二十二年荀令鼓人各

國語 晉語九 第五 詩禮堂

烈按則陸校本同
志校本而

復其所非察勿從僚官也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

行釐將妻子也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

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遷徙也臣何賴於鼓賴利也

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君謂涉也爾止事君吾定而祿

爵定安也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

也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

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君有烈名臣無

畔質烈明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

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為畔君畔君有辜故煩可寇舊法策死之法也若臣皆如是是將有不

心焉

意度而至之患者晉其如之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

而有是臣也吾當脩務何德而得若此之臣乎乃使行既獻獻獻功也言

於頃公言釐之賢於頃公頃公昭公之子去疾也與鼓子田于河陰河陰晉河

南之田使君而田之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范宣子之子士鞅也聘在魯昭二十二年問具山敖山

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也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

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具也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敖也獻子

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禮人入境而問禁人門而問諱

詩禮堂

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於范氏。董叔晉大夫也。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

盍已乎？」言富必驕，驕必陵人已止也。曰：「欲為繫援焉。」欲自繫綴，它以為援助。

曰：「董祁愬於范獻子。」董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也。范姓，祁名也。曰：「不吾敬也。」

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懸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

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簡子，晉卿。

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鬪臣，扞難之士。

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粹可也。」此言欲勇，則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請納賂於魏獻子。

獻子將許之。獻子，晉正卿魏戊之父，魏舒也。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

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或云：「大宗即舒，閻沒謂叔寬也。昭謂大宗訟者之大宗為訟者納賂。」

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閻沒，閻明叔寬女齊之子，叔襄也。吾主

以不賄聞於諸侯。主，獻子也。不賄，不貪財也。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

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

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勸也。

病也。

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襄在。」

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勸也。

病也。

樂祁董祁皆死
白女而皆思考

周礼与西傳合者頗多

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

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

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

已是以三歎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獻子曰善乃辭

梗陽人善二子善論而不逆獻子能覺改也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功也周禮曰戰功曰多魯定

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大夫趙午午之子稷以邯鄲畔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亂攻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固賞

圍之時安于力戰有功也

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為前世義

於諸侯言見稱譽於前世而主弗志志識也及臣之壯

也者其股肱以從司馬者致也司馬掌兵也苛慝不產及臣之

長也端委鞞帶以隨宰人端玄端委委兒也鞞韋蔽膝帶

大帶宰人宰官也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言戰鬪為凶事猶人

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為治也請曰以為

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繭絲賦稅保障蔽扞也小簡子城曰保禮記曰遇入保者

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優而稅少簡子誠襄子

意謂公室也

今江南極重... 吳亦言... 之數... 保... 家... 保... 之數... 保... 家... 保...

襄子簡子之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

陽為遠必以為歸所謂保鄭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墮壞也壘荀寅士吉射圍

趙氏所作壘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

也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因簡子如晉陽見壘怒

既不墮又增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不

可也昭明也明我怨郵無正進無

晉大夫郵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文子簡野之祖趙武也釁猶釁

也難謂莊姬之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之母晉景公之

讒趙氏見討

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也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有武德以

皇為正卿正卿上卿有盈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

由刑法也日言自在公宮故基於其身以克

復其所基始也始更脩之於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

之子簡子之父趙成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

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擇言以

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

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子皆疏之

國語

晉語九

詩禮堂

高請以壘壘培也

晉大夫郵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也難謂莊姬之從姬氏於公宮讒趙氏見討

五世之後

新

襄子簡子之子無郵也。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

陽為遠，必以為歸。所謂保郵也。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墮壞也。壘，荀寅、士吉射圍。

也。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因以自備也。簡子如晉陽，見壘怒

也。既不墮，又增，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不

可也。肯曰：是昭余讎也。昭，明也。明我怨讎，以辱我也。郵無正進。無

晉大夫郵曰：昔先王文子少釁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釁，猶讎也。

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之母，晉景公之

姊也。姬淫於趙，嬰兒，趙同趙括，放之。姬有孝德，以

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也。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有武德，以

羞為正卿。正卿，上卿。羞，進也。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

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無師保也。基於其身，以克

復其所。基，始也。始更脩之於身，以能復其先也。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

也。從其王母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

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也。擇言以

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

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子皆疏之

也。

也。

也。

也。

也。

高誘曰：壘，培也。

呂覽作孫明惠詩曰：孫明惠詩曰：却呈郵

以及此難荀士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

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

何為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若

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

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

也言見戒而懼懼則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以

其賞如伯樂氏如之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

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殺略血鼓音不衰

鐵衛地殺弓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畔齊鄭

與之魯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

范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遂戰於鐵鄭人擊簡

子中肩斃于車中伏殺上猶能擊鼓面汚血曰略

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莊公衛靈公太子

不成奔晉簡子許納蒯瞶也圖殺少君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殪死

之時為簡子車右御御簡子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無正王良

也曰吾兩鞞將絕吾能止之鞞鞞也能止馬今日之

事我上之次也言次蒯瞶駕而乘材兩鞞皆絕乘輶也材

衛莊公禱禱謂將戰曰魯孫蒯瞶以諄趙鞅之故諄

賄 數宋 下回

也敢昭告于皇祖文王昭明也皇大也烈祖康叔顯

也文祖襄公言文有文德也襄公蒯昭考靈公昭明也靈

公蒯聵夷請無筋無骨夷傷也戰鬪不能無傷無筋無絕筋無骨無折骨也無

面傷傷於面也無敗用用兵也無隕懼隕隕越也死不敢請言不敢請

歸之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之後名也春秋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後得反

國故改為志父寄寄禱也

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黯晉大

夫史墨也時為簡子史犬田犬也門君圍門也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

犬欲試之茲圍茲此也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

不從不順言君從法臣從君也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

當日謂內監漢時謂之小史

陸校本無之字陸校本

內傳謂曰君之士戲比戰於前也

陸校本無數字陸校本

傳曰山林之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

木衡麓守之敢煩主之直簡子乃還日以自白也

少室周為趙簡子右少室周趙簡子臣之聞牛談有

力牛談簡子臣請與之戲戲角也弗勝致右焉致右於談簡子許

以訓矣古射行寅史黯侍

又何問焉對

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匡

賞善將薦可而替不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

順其美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也文祖襄公言文有文德也襄公蒯昭考靈公昭明也靈

公蒯聵夷請無筋無骨夷傷也戰鬪不能無傷無筋無絕筋無骨無折骨也無

面傷傷於面也無敗用用兵也無隕懼隕隕越也死不敢請言不敢請

歸之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之後名也春秋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後得反

國故改為志父寄寄壽也

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黯晉大夫

夫史墨也時為簡子史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田犬也門君圍門也

犬欲試之茲圍茲此也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

不從不順言君從法臣從君也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圍之官也

當日謂內監漢時謂之小史

陸拉存無之字

內傳謂之君之士戲

傳曰山林之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

木衡麓守之敢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簡子乃還

少室周為趙簡子右少室周趙簡子臣之姓名也右戎右也聞牛談有

力牛談簡子臣請與之戲戲角力也弗勝致右焉致右於談簡子許

之使少室周為宰宰家宰也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中行寅史黯侍

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

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匡救其惡

賞善將薦可而替不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順其美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

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

以死。死其難也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

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為亂見逐伐君而敗見討伐也事在魯定公十三年，君出

在外。以朝歌許魯哀五年又奔齊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

若弗棄，則王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

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立於外有爵土於它國也若來，乃非

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為

陸校今作愈

瘡。瘡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

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

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

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小曰蛤大曰蜃

皆介物鼃鼃魚鼈，莫不能化。化謂蛇成鼃鼃石唯蚌類也唯人

不能哀夫。竇犇侍。竇犇晉大夫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

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

之不登。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

列子有化人，是人之能化者，化人之說始于此

成仙之說，三代以前未之聞也，始於春秋

時

烈按皆陸柱本同惠
柱本亦作聖

德言福之基故洪範
以福德並言

蘇軾本亦注三
和字並為此

智
後畫同

很
後畫同

陸按本亦作智字

國語 晉語九第... 言禮堂

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喻二子皆

名族之後當為祭主於宗廟今反人之化也何且之有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郵也新穉穆子晉大夫新穉狗也伐翟

勝左人中人左人中人翟二邑也遽人來告遽傳也

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二邑也

而王色不怡何也怡悅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純壹也

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德不能服必致非德寇故非福也

不當當猶任也離和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祿為和樂也雖不為幸能和樂則不為

也幸吾是以懼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甲也瑤宣子之子襄子知伯也知

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族也宵宣子之庶子也宣子曰宵也

很很很戾不從人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

面很不仁也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也

長大則賢鬢髮類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也

巧文辯惠則賢巧文巧於文辭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

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待猶假也

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

氏太史掌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善其知人

任影本亦
記為在

國語 晉語九第... 十 寺禮堂

朝曰朝之曰春秋
傳曰名于十華夕

烈按陸氏年峻曰志
松木峻影

後漢河內
晉書曰
本此

案此則內外傳皆春
秋後

函治宋本作函治
補音治

國語 晉語九 第五 詩禮堂

知襄子為室美也襄子知伯瑤也美麗好也士茁夕焉士茁知伯家臣夕夕往也

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

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

生草木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其高險不安故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

肥言上茂盛冬夏有蔭故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兩與

室成三年而知氏亡三年知伯與韓魏伐趙襄子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叔知

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始知水可

以亡人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

灌平陽平陽韓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趙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知伯而分其地在春秋後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還自衛知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知襄子韓康子魏桓子藍臺地名也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康子韓宣子之地名也知伯國聞之諫伯國晉大夫曰王不備

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

於是言所聞與此異夫卻氏有車轅之難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

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嬖於厲趙有孟姬之讒趙趙公而滅三卻在魯成十七年

括也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通於趙嬰兒同括放之孟姬慙怨讒之於景公景公殺之在魯成八年

樂有叔祁之愬樂樂盈也叔祁范宣子之女盈之母也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愬之於

宣子遂范中行有函冶之難函冶范臯夷之邑也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

滅樂氏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

國語 晉語九 第五 十一 詩禮堂

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鼻皆王之所知

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三失三怨怨豈在明明箸不

見是圖不見未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亦不

在小禍難或起小怨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今主

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

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蝸蟻蠹蠹皆能

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自藍

後五年也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言段規首為策遂

滅知氏

晉陽之圍知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也魯悼四年知

於趙趙弗與瑤帥韓魏攻趙襄子張談曰先王為重

器也為國家之難張談趙襄子之宰孟談益姑無愛

寶於諸侯乎欲令行賂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

也可地趙襄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夷平

病也言已行有關病不及先子也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夫地也求

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養

也干求也吾不與皆斃斃皆俱也襄子出口吾何走乎從者

曰長子近且城厚完長子晉別縣也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

烈按陸校本言志校

斃死斃疑誤似斃作

澹作澹

國語

卷第十五

言禮堂

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斃踣也誰與我從者曰邲鄆之倉庫實邲鄆晉別縣也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浚煎也讀

若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先王簡子也謂無以尹鐸為少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

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晉師三卿之師也灌引汾水以灌之沈寵產

鼃民無畔意沈寵懸釜而炊也產鼃鼃生於鼃也鼃蝦蟆也

辛亥三月廿日覆校

國語第十五終



